

## 清风正气歌

## 心有松柏风自清

■钟桦



张连印在山西大同左云县张家场乡张家场村的苗木基地自学苗木知识。  
新华社发

春天是生机盎然的季节。温暖的春风，吹动树木新生的枝叶，酝酿着又一片浓荫。

1964年，也是在春天，在山西省左云县东街礼堂召开的人伍新兵欢送会上，一名19岁的青年作为代表发言。他即兴说了一段快板：“你们为我戴红花，我把决心来表达，到了部队听党话，党叫干啥就干啥！”

“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从士兵到将军，他把青春热血奉献给国防。卸甲归家，他换上农装，又投身绿化荒山、防风固沙的“新战场”。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作风，倾尽所有积蓄，将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公。2021年10月，他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他，就是河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张连印。

“我是吃着百家饭、穿着百家衣长大的，没有当年乡亲们关照，就没有我的今天。”这是张连印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他看来，无论职位有多高、贡献有多大，党和人民的恩情永远报答不完。1945年1月，张连印出生在山西省左云县张家场村。他自幼家境贫寒，4岁时父亲病故，6岁时母亲改嫁，爷爷奶奶也相继离世。乡亲们把自家舍不得吃的馍

馍、没穿过几次的衣服悄悄送到他的土屋。入伍离开家乡时，他戴上大红花、骑上枣红马，全村人敲锣打鼓欢送，把炒好的瓜子、煮熟的鸡蛋塞满他的口袋。到部队后，他心里仿佛有一团燃烧的火，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入伍第二年，他入党了。后来的军旅岁月里，从排长到省军区副司令员，始终兢兢业业，在每一个岗位都留下坚实的足迹。

2003年，张连印退休了，他面对军旗敬了最后一个军礼。脱下军装，他陷入沉思：我还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什么？想起黄沙肆虐的张家场，还有哺育他长大的乡亲们，他下定决心，掏出所有的积蓄，在这片荒山种树，彻底改变家乡面貌。那年10月，他和妻子王秀兰回到家乡，住进低矮的平房。他觉得自己虽然退休了，但党员身份还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一辈子的义务。

张家场土地贫瘠，树木成活率很低。第一年，张连印买了1万棵樟子松苗，第二年都没有成活；再栽，6000棵树苗又“全军覆没”。他伤心不已，但不甘心认输。他查阅资料，自学专业知识，先后20多次到林业部门咨询专家，到林场学习……为了找到最适合的种植方法，他每天早晨5点多就起床，背着树苗和工人们一起上山，中午

在山上吃泡面，直到天黑才下山。通过不懈努力，他终于将树苗的成活率提高到85%以上。

张连印对自己和家人很“抠门”。3个子女结婚，都没办婚礼。在家乡种树这些年，他最常吃的是白菜豆腐，常年穿着一身旧迷彩。在2011年的一次体检中，张连印被查出肺癌，2014年又被确诊为肺癌骨转移。他除了在北京做手术，患病十几年很少离开左云。接受治疗期间，他每两个月坐火车去石家庄复查一次，每次都是匆匆赶回，从不让人接送。他的日记本上，记录着这样一些点滴小事：拿完药，在医院门口点了一碗面，自己来了个光盘行动……从左云去大同，坐了公交车，又一次低碳出行……

“抠门”的张连印对植树造林和乡亲们特别慷慨。从2003年到2024年离世，他的退休金几乎全部投入到植树造林中。20多年间，他带领乡亲们绿化荒山2万余亩，植树200万余株。有人给他算过一笔账，这些年植树造林的总价高昂，他却不要林地地权，无偿交公。逢年过节，他走访村里的困难户和80岁以上的老人，送生活用品、发慰问金。他还多次向左云县社会福利院捐款，为孤儿购买衣物……

刚查出肺癌那年，张连印想让儿子张晓斌“接班”，但考虑到儿子的工作一直没张口。后来当医生告知张晓斌，父亲可能只剩一两年时间了，这让张晓斌悲伤不已。

“父亲的选择，让我领悟到，人生的价值不仅仅是金钱名利。我要学习他的精神，传承他的事业，也尽自己一份孝心。”2015年，42岁、任正团职8年的张晓斌本有机会提拔晋升，却选择离开部队回村跟着父亲种树。有人问张连印：“难道您就没想过，利用自己的关系让儿子在部队获得更好的发展吗？”张连印回答：“百姓的认可、良好的家风，就是我留给子女最好的财富。”好家风是精神传承，也是力量支持。

信仰如炬，白首植松柏；初心如磐，青山写忠诚。张连印不顾疾病缠身，战风沙、斗严寒，以苦为乐，在暮年种出一片密林。林中清风徐徐，带着馨香吹向世人。

头堵住洞口，然后用手抚平脚印，掩盖痕迹。

卸下口袋，姥爷猫着腰，沿着山间小路奔跑。敌人听见动静，枪声又在姥爷耳边响起。

一阵拼命狂奔，姥爷感到体力不支，嗓子干得都快冒烟了，敌人依旧穷追不舍。他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个打麦场，场上立着两间破房子和好几垛麦秸。姥爷扒开层层麦秸，一头钻进麦垛里。

急匆匆的脚步声、吆喝声由远及近，敌人追了过来。他们先是举着火把搜查那两间破房子，一些旧瓦罐被他们砸碎。紧接着，他们就朝麦垛包围过来。

姥爷躲在麦垛里，从脚下摸起一块石头，紧紧地攥在手里，心想若是被鬼子发现了，就一石头砸出去，若能砸一个算一个。麦垛内，姥爷屏住呼吸。突然，敌人的刺刀猛地插了进来，正好从姥爷右侧的胳膊缝隙刺进，划破了他的袖子。姥爷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一刀险些刺穿他的胸口。

敌人围着打麦场搜了半天，有些气急败坏，带头的鬼子对着几个伪军好一通训斥。吵闹过后，姥爷闻到了呛人的烟味——一无所获的敌人开始烧打麦场。

正当姥爷握紧手中的石头，准备砸向敌人的时候，远方突然传来“砰砰”两声枪响。鬼子带着几个伪军朝着枪响的方向赶去。原来，姥爷的4个伙伴赶到根据地后，迅速报告了情况，游击队朝多个方向派出侦察员。侦察员寻着枪声展开侦察，发现敌人在打麦场点火，判断姥爷可能受困于此，于是立即鸣枪解围。

当雄鸡的啼叫唤醒根据地新的黎明，姥爷负责运送的煎饼，顺利交到了官兵手中。

##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天山巍巍，绵延万里。在海拔3000多米的川赤察尔达坂上，寒风裹挟着细碎雪粒呼啸而过，把巡逻队员的外衣吹得呼呼作响。

面对厚厚的积雪，连长李新示意队伍停下，等待一位老朋友的到来。

一刻钟后，马背上出现的不是老朋友艾山吐，而是一位年轻小姑娘。

小姑娘跳下马，向大伙儿打招呼：“连长好，我叫布尔玛汗·艾山吐，是刚培训回来的新护边员。我爸爸生病了，今天由我来当巡逻向导。”

与官兵相互介绍后，布尔玛汗带着巡逻队伍，沿着之前探好的路继续前行。在寒冷的风中，布尔玛汗唱起了《雪山儿女》。歌声穿透呼啸的风雪，如清亮的山间清泉，淌入官兵心里。

其实，当听到这个年轻女孩说自己是护边员时，李新十分惊讶。想不到她会选择成为一名护边员。

艾山吐一家住在距离边境线不远的麦尔开其村。村子里人口不多，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名护边员。70年前，麦尔开其村的村民们与契恰尔边防连官兵有一个共同约定：一起守护祖国的土地。

布尔玛汗的奶奶名叫阿斯力汗。由于家境贫寒，她自幼便被卖到地主家，遭受地主奴役。

那年，第一批契恰尔边防连的官兵跋山涉水来到这里。

官兵不仅让穷苦群众分到了地和牛羊，还为每一户人家盖起了牢固的石头房子。

从那以后，阿斯力汗才有了一个像样的家。她对解放军充满感激之情，一心想着要为帮助过麦尔开其村的人做些什么。

部队刚刚来到高原，对边境情况极为陌生，阿斯力汗主动给官兵当起了向导，帮助他们摸清当地的状况。

很多初期的巡逻路，都是阿斯力汗和丈夫玉素甫一边放牧，一边捡石头铺出来的。

就这样，阿斯力汗成了麦尔开其村的第一位护边员。

虽然阿斯力汗没接受过教育，但她有着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她把自己前半生遭受的苦难，与解放后和边防官兵一起守防的经历相结合，唱成了一首歌，

## 雪山儿女

■郑钱 刘昌焯

取名《雪山儿女》。

只要在山里放牧、铺路，阿斯力汗总会哼唱这首歌。

很快，她和丈夫的事迹在村里传开了。于是，越来越多村民加入他们的队伍，帮助解放军铺设巡逻路、当向导。

渐渐地，麦尔开其村出现了第一代护边员队伍。

阿斯力汗临终前，叮嘱床榻前的儿子艾山吐：“如果没有解放军，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只要解放军有困难，你们都要竭尽全力帮助他们。”

艾山吐从小就跟着父母在山里生活。母亲去世后，他接过了护边员的担子，成了家里的第二代护边员。

艾山吐上过几天夜校，虽然识字不多，但“中国”这两个字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里。在山里巡逻放牧时，他用石头摆出许多“中国”的字样。

其实，得知女儿要当护边员的那一刻，艾山吐和妻子白谢比比十分担心。大学毕业的女儿为什么不留在都市，而要回到老家成为一名护边员？

布尔玛汗是奶奶带大的，奶奶给她讲过许多解放军帮助他们的事迹，于是，当兵也成了布尔玛汗的梦想。

大学毕业后，布尔玛汗满怀期待地



刘昌焯摄

## 沂蒙煎饼

■刘永瑜

秘密交通线上。

村子就在青龙山下，从这里走30多里山路，就可以到达根据地。途中有两道鬼子设的关卡，需要走山间小路绕过去。

那一天，正值农历二月初三。晚上，5个年轻力壮的汉子又一次背起“搭子”，向根据地进发。本以为这次送粮会像以往那样平安无事，谁知，他们悄悄绕过第一道关卡，就被发现了。敌人带着枪追上来，不断朝他们射击。子弹嗖嗖地打在他们头顶飞过，有的打在石头上，迸出火星。

“咋办呀，玉环哥？”大伙儿急切起来。几人之中，姥爷最年长，他赶紧安排道：“我往西跑，引开鬼子！你们4个背着煎饼沿着这条山沟向东跑，等跑出两里地后往北走，直奔根据地。”话音刚落，大家火速分头行动。

天气寒冷，山上还是光秃秃的，没有什么树木可以遮挡，姥爷只能沿着山路往前跑。他浑身都被汗湿透了，两条腿像灌了铅，身上背的煎饼感觉越来越沉，可这是乡亲们一点一点凑出来的粮食呀，他怎么舍得扔下？

沂蒙山区地势起伏，老百姓就将土地用石头围成坝子。为了防备鬼子扫荡，大家在坝子里挖了一些洞穴，外面用石头遮盖，可以用来藏东西。姥爷悄悄摸到坝子边上，很快就找到一处小洞穴。他将装煎饼的口袋藏了进去，用石

##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隆冬的深夜，沂蒙山区一片漆黑。劳碌一天的村民已经裹着被子沉沉睡去。蜿蜒曲折的山道上，5名庄稼汉子步履匆匆。他们背着沉重的口袋，小心又急切地赶路。他们必须在天亮之前，穿越鬼子的封锁线，将这5口袋煎饼送到根据地。

沂蒙山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粮食产量本来就有限。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敌人的封锁、扫荡、掠夺，大小根据地经常会遇到“粮荒”。

“绝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鬼子！”乡亲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挨家挨户凑出仅有的粮食。红嫂们将10多顶簪子一字排开，把粮食研磨后烙成金黄的煎饼。煎饼大如锅盖，薄如纸张。一张张煎饼被红嫂们叠得整整齐齐，用蒸饭的笼布包裹好，配上大葱和咸菜塞进口袋，足足有四五十斤重。

山区的道路曲折蜿蜒，能走车的道路基本上都被鬼子设了关卡。乡亲们把口袋绑在一起，两节口袋一前一后搭在肩膀上，形成“搭子”，可以背着粮食走很远的路。

从1941年到1945年，我的姥爷徐玉环与乡亲们就穿梭在兰陵至蒙阴的这条

## 深扎大地的根脉

■韩光

长的岩石。

雨后初晴时，我会趁着休息坐在树根上观察。水珠顺着根脉形成的沟壑流淌，在低洼处积成小小的镜面，倒映出湛蓝的天空。这时我突然明白，这些看似杂乱盘错的部分，自有其精妙的规则。它们像一幅古老的地图，标注着树木与土地之间无言的交流。

盘踞的根脉让我想起哨所里老兵的手——关节粗大，青筋暴突，充满力量。树根与老兵的手一样，都在沉默中诉说着与岁月角力的故事。每一道隆起、每一处皴皱都是时间的印记。

当兵第二年的夏天，我在一次下哨时看到新来的列兵站在哨位上，槐花落在他的肩头，他浑然不觉。阳光给他镀了层金边，像极了一年前的我。这画面让我眼眶发热。原来使命就是这样，在一茬茬官兵之间默默传递，如同山间的风，看不见，摸不着，却让整片树林沙沙作响。

那年，我到军校读书，背包里仿佛也带着营院里槐花的香气。每当遇到困难时，那棵老槐树的形象便浮现在眼前。它的根扎在贫瘠的土壤里、狭小的岩缝中，却能年复一年开出香甜的花来。想到老槐树，我便觉得自己身体里也生长着那样的根脉——它们

## ★ 心香一瓣

品味那情感的芬芳

桂花又开了。

那甜丝丝的香气浮动在风里，让我蓦地想起那深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小哨所来。

记得初到哨所时，满地槐花瓣被踩得沙沙作响。班长说：“这些树是多么顽强呀。”那时我还不懂，一棵树要经历多少场风雪，才能在岩缝里扎下根来。

哨位前那条小路，我走过无数遍。雨天踩出水花，雪天咯吱作响，晴天扬起细尘。我在这里，把光阴都踏成一步步脚印。

新兵时的钢枪，沉重得像是抱住了遥远的理想。后来，枪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指腹摩挲枪托千万遍，磨出了薄茧，也磨平了最初的心志。但每次验枪时，我仍像第一次摸枪那样郑重。因为班长说过，枪膛里装着的是责任和使命。

哨所旁有棵老槐树，是哨所最初设立时栽的。树干粗壮，根脉盘错纠缠，有的地方如大地突起的青筋。这些根有的拱起，有的深扎，坚硬如生



长征

第6429期